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第十六回 綸綽承恩詞臣應詔 絲羅踐約淑女於歸

話說趙鼎銳望著吉慶和，說有件事要告訴他。看官你道是什麼事呢？只因現在朝廷勵精圖治，見那些在朝諸臣大半泄泄沓沓，年老的暮氣太重，新進的又礙於資格，雖皇上累下明詔，加意求賢，曉諭中外，臣工一體，訪察其有經濟素裕，膽識夙優之士，無論官紳士庶，俱著破格錄用，上副朝廷儲才之意，下慰草茅崛起之心。示諭煌煌，何等慎重。其如疆臣大吏，視為具文，每當聖諭頒來，始則以一紙文書飛行所屬，繼則置之膜外，不問不聞。即間有保舉參劾之事，仍不過循其舊例，以掩耳目而已。所謂保舉者未必真有經濟，真有膽識，或因情面而得，鑽謀而來，甚至有目不識丁，卑汗苟且的，也可列名薦贖。所謂參劾者亦未必無真才實學，皆係貪贓枉法之徒，或因不合時宜觸犯當道，致遭屏黜，有屈難伸。至於大小朝臣，但憑一紙空言，據情上達，亦未悉心遴選，冀拔真才。推原其心，皆存了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見，而且各分門戶，賄賂公行，不但版築魚鹽，埋沒了多少英雄豪傑，即有些敢言直諫，公忠體國之士，亦孤立無援，相與告老的告老，退歸的退歸。皇上天武神威，洞悉此中的弊竇，因此復下明詔，將所有告老告歸的臣子一律起用，限三個月到京，聽候召見。其實有因病致廢，或已經病故的，著由地方官據實呈報，並取其本籍紳士，連環保結，不准稍事隱瞞，致乾未便。倘有縱徇情事，一經察出，定即從嚴議處。其起用諸臣，如有名流勇士，實係為該臣素所深知的，不論出身貴賤，准其一體保薦，即由該臣率領來京，聽候試用。此旨一下，那些告退的個個存著振作之心，以冀進賢退不肖，為朝廷復隆古治。這趙鼎銳的父親趙弼，本係翰林出身，放過一任主考，亦因敢言直諫，不合時宜，為在朝權貴所厭，他卻見機得早，覆命之後就告病退歸，作個明哲保身之計。現在有旨起用，他又雄心復起，思為國家立一番事業，庶不負朝廷雨露之恩，更兼他賞識兩個人，一個吉慶和一個洪一鶚，常說這兩個大有作用，將來定為棟樑之才，因此要保舉他兩人，以顯顯自己的見識。所以趙鼎銳聽見他父親有這個話，便來告訴吉慶和與洪一鶚，叫他們預備預備，恐怕開春就要同行。因說道：「吉年兄你可知道，現在皇上又起用舊臣了，昨日才奉到上諭，凡那從前告退的，皆一律起用，限三個月內到京，聽候召見，不准藉端不仕。即有實係因病殘廢或已經病故的，仍責成地方官取具在籍紳士連環保結，以憑察核，並著令起用諸臣，隨時保薦人才，聽候試用。」吉慶和道：「據兄所言，年伯是一定要出山了。」

正說著，洪一鶚走了進來，看見趙鼎銳便道：「趙兄何時來的，小弟怎麼不知道？」趙鼎銳道：「來了好一會了，我來的時候，那個韓宏還在這裡，我還同他作了兩句無謂的周旋呢！」洪一鶚道：「韓宏這廝，今日本是來求榮的，那裡曉得反受了辱去，送上門來討罪受，也是報應不爽，大快人心。但我們雖覺出了口氣，代他設想，不知他回去之後，是怎麼樣子難受，而且他那些家人都聽得明明白白，難免不互相竊議，這個聲名傳了出，怎樣有臉見人呢！」趙鼎銳道：「這到不然，昔齊人乞食牆間，尚且驕其妻妾；他雖被罵了一頓，依舊是個同知，有什麼無臉見人呢？」洪一鶚道：「吉兄你剛才說那個又要出山？」吉慶和道：「是因現在奉了上諭，起用從前告退的諸臣，我說趙年伯一定是又要出山的。」洪一鶚道：「趙老伯如果出山，則朝廷又得一柱石，非是小弟睥睨一世，試問當今之際，外而疆臣內而宰輔，有幾個胸羅經濟，膽識過人，能代朝廷建一番功業？皆是盈廷唯諾，泄沓相仍，實成為具臣而已。」

趙鼎銳道：「洪兄不必牢騷，以兄抱負非常，久知為棟樑之器，現當撥舉真才之際，吾兄正可有為，況家父所最重的兄與吉年兄兩人，吉年兄已經高發，明年進京供職，便可大展猷為，兄雖尚未乘時，此番家父到京，必欲為之保薦，一則以副朝廷求賢之意，一則以展吾兄抱負之才。」洪一鶚道：「雖承老兄眷愛，復蒙老伯栽培，但臣本布衣，恐亦無從著手。」趙鼎銳道：「這到不必慮得，現今聖天子英明睿知，因本朝限於資格，致使英雄豪傑多半沈埋，故上諭有謂只取真才，不論出身貴賤，況吾兄亦復將門之子，只須薦贖上敘明履歷，就可以邀聖眷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說甚麼布衣不布衣，況且自古及今，以布衣而為將相者，何代蔑有？其韓侯諸葛，固昭然在人耳目間，就如弟媳所最羨慕那韓蕪王，又何嘗不是布衣而為名將呢？」趙鼎銳道：「原來洪兄的尊夫人羨慕韓蕪王，小弟尚不知這段佳話，既然如此，則自己必自命為梁夫人。」吉慶和道：「不但自命為梁姬，且直以蕪王許我們這位老弟，可不是裙釵青眼，巾幗英雄麼？」趙鼎銳道：「卻當現在承平無事，若遇著有征戰之日，我們這位洪嫂，也可效梁夫人親執枹鼓了。」洪一鶚道：「盜賊驕橫，於斯已極，老兄還怕沒有征戰之事麼？小弟如有這個造化，到奉命督師的時節，一定將賤內帶了去，以助一臂之力。」吉慶和道：「趙年兄你不曉得我們這位弟媳，夜間由洪賢弟騎馬試射，早間便跟著他擊劍，居然學得一手的好劍法，竟不亞那公孫大娘。」趙鼎銳道：「這卻怪不得洪兄誇口，說要帶他從軍呢，原來他尊夫人尚有這樣的技藝，可羨可羨。但是這劍術，他賢夫婦固是不相上下，卻不知那射法是洪兄勝洪嫂勝呢？」

吉慶和道：「據小弟以意度之，光景是賢弟勝於弟媳。」趙鼎銳道：「年兄何以見得？」吉慶和道：「偶有所聞，明年三月我們弟媳就要慶弄璋之喜了，以此推求，故知弟媳的射法，終要讓賢弟一步。」說罷三人哈哈大笑，彼此又談了一會，趙鼎銳這才回去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趙弼的女兒靜娟小姐，現年已交二十，是自幼許字趙弼的連襟鄭垣之子鄭洪鈞，這鄭垣字樞廷，也是江寧人氏，由兩榜出身，歷任浙江台州府，湖北荊州府知府，政聲亦頗卓著，因那年在荊州府任上辦理教案，未免偏護百姓，夷人不允，也便呈請告休，現年已有五十多歲，生平只有一子，極其鍾愛。這鄭洪鈞雖不曾中過，也補了本學的廩生，卻喜生性純孝，立志甚堅，他因兩個舅子一是舉人，一是進士，他便矢志不移，定要等中舉之後才肯娶親，故長到二十二歲尚未迎娶，鄭垣亦只得俯從其意。現在因皇上起用告退諸臣，就要進京聽候簡用，又見兒子的年紀已是不小，那中舉是有一定，不可強勉的，故乘著未進京時，帶兒子成就了百年之好，自己也了卻一件事，因此就向趙老說項。趙弼也頗願意，鄭垣就擇了二月十二迎娶的日子，趕著年內通知過來。趙弼得了信，也就趕著制備妝奩。匆匆的過了新年，又是正月半後，不到一月就是嫁娶的吉期，趙鄭兩家好不忙碌。看看的吉期已到，兩家又備了請帖，預先請杜海秋、李亦仙兩人做個現成媒。趙弼又請了周夢梅辦帳房，並吉慶和洪一鶚幫同料理，那邊鄭家也請了許多親戚幫忙，不必細述。

到了初十，鄭家就請了兩位大賓，率領著喜娘僕從，牽羊擔酒，先把冠帶送了到來。次日趙家也請了兩位大媒，並派了些家人，將妝奩備送過去，送來送去把兩個媒人坐在轎子裡，就同遊街一般，所喜兩家皆是盛席款待，不敢稍形怠慢。到了十二一早，杜海秋李亦仙就穿了衣帽，先往鄭家道喜，坐了一會，吃了早點，又過來趙家。吉慶和洪一鶚趕著迎了出去，原來吉慶和洪一鶚，趙弼特為請他兩個款待大賓兼陪新婿的，只見他四個人談笑著走了進來，杜海秋、李亦仙便帶趙弼道了喜，又同趙鼎銳兄弟作了揖，趙弼便先道謝道：「連日褻尊偏勞，實是過意不去。」李杜二人齊聲答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，承年伯栽培，只恐儀節未諳，尚求原諒。」吉慶和又說道：「年伯，這樣的美差小姪討還討不來呢，還要請他們，吃的連路都走不動，還要轎來轎去，還有什麼褻尊偏勞，只是年伯太客氣了。」趙弼笑道：「今日藉重全福，卻是應該這樣的。」說著叫人擺上茶點，大家就入座用茶。才坐下來，只見有個人拿著三封帖子匆匆的走到廳後，高聲說道：「上房裡預備接轎，吉老太太與吉太太洪太太都過來了。」說罷，拿著帖子又匆匆的走了出去。

一會子一片環佩的聲音，先從裡面走出兩三個丫鬟僕婦，簇擁著趙弼的夫人與趙弼的兩個媳婦迎接出來，卻好吉慶和的母親與王氏娘子，洪一鶚的妻子白氏，都在廳上下了轎，趙老夫人和兩個媳婦接著，彼此先請叫了一句，趙老夫人然後陪著吉老太太，他兩個媳婦陪著兩位娘子，輕移蓮步，環佩叮噹，緩緩的走入後堂。於是吉老太太率領著媳婦並白氏，給趙老夫人及他家兩位娘子行禮道喜，因彼此初會，吉老太太又道謝了他兒子一向承情的話，趙老夫人也謝了他兒子虧吉慶和治好呆病的情節，又將各人的媳婦互相誇贊了一回，這才分賓主坐下。當時就有人獻了茶，擺了點心。茶點之間趙老夫人又望著自菀秋說道：「久聞大娘子是個女中

豪傑，今日果然名不虛傳，真是可羨可敬。」白氏便謙遜道：「這是承老夫人的錯愛，其實是毫無見識的。」吉老太太又幫著趙老夫人誇贊了幾句，一會子家人又進來報導：「徐老太太與姨奶奶來了。」趙老夫人與兩個媳婦迎了出去，原來這徐老太太就是趙老二的丈母。趙鼎銳的丈人，姓畢名煥文，號星北，是現任山東沂州知府，全眷都在任上，故此未來。

此時廳上的客都坐滿了，日將停午，只聽得鼓樂聲喧，大家知是新貴人來親迎了。正說之兩，轎子已到了門首，鄭家的家人先投進門婿的帖子，這邊的家人趕著把大門關起來，俗例叫做悶性子。趙弼又體帖女婿，悶了一刻就招呼開了，又放了一掛旺鞭。吉慶和洪一鶚又趕著迎了出去，但見那鄭洪鈞穿著一身簇新的衣服，也是堂堂一表，文質彬彬的低著頭，慢慢的走進，若有不勝羞澀之態。此時趙老夫婦並兒媳等人，都齊集廳上，只見紅氍貼地，僮請新貴人登了氍，然後從旁贊禮，先拜了泰山泰水，以次舅兄舅嫂親戚朋友，足足的磕了有二三百個頭，把個鄭洪鈞爬起來跪下去，鬧得個氣喘吁吁，汗流滿面。各人行禮已畢，這才歸坐，獻了三道茶，又吃了些點心，接著酒席擺好，卻是一順三席，吉慶和同洪一鶚就陪了新貴人在中間一席，上首一席是兩位大賓，就改請了周夢梅並趙老兒自己陪著，下首一席全是至好的朋友親戚，趙鼎銳就在中間席上送了酒，兩位大賓的酒卻是趙弼親自送的，其餘便是趙老二代勞。大家入座以後，各人又同主人道了謝，然後歡呼暢飲，惟有鄭洪鈞坐在首席上既不談笑，又不飲酒，臉上直是紅一陣白一陣的。

杜海秋在對面席上看見，便開口說道：「鄭兄何必如此羞澀，大家都是熟人，我們年伯雖是新令岳，卻是舊姨丈。鄭兄是自幼見慣年伯的，年伯也是自幼見鄭兄長大的，還有什麼拘束？即使泰山嚴嚴，今日亦不必懼怯，等尊夫人過門之後，那時卻不能放膽了。」吉慶和道：「海秋你這話我卻不懂，為什麼今日到不必拘束，等夫人過了門，反而不能放誕，這可真有些費解。」李亦仙道：「吉兄，我卻知道海秋的意思了。今日可不拘束者，為其夫人尚未過門，無從知其情節。年伯又不能因偶爾放誕，便責罰嬌客。等到過門之後，卻有夫人管束，一舉一動若稍形放誕，便自不行。只怕泰山嚴嚴，還不如河東獅吼呢！」洪一鶚道：「李兄此說雖近情理，據小弟想來，卻未必盡然，以鄭兄一表堂堂，豈有懼河東獅吼之理？即偶有觸犯泰山之處，吾知其夫人必代善為調停。萬一此老倔強難言，則泰水之前猶可代為伸訴，任他難說話，終得委屈彌縫，斷不忍使恩愛金龜，甘受老夫之責的。」說罷大家笑個不住，再看鄭洪鈞面上漲得通紅，就如大紅緞子一般，只是低著頭一言不說。周夢梅便指著眾人說道：「你們也太作虐，鄭兄今日做新郎，到了此地已經有些羞澀，再叫眾人拿他開味，怎麼不叫鄭兄怪難受的，臉上紅起來呢？」又道：「鄭兄我勸你臉放老些，由他們胡說，你的臉便不會紅了。」鄭洪鈞聽說，覺得臉上更加難受。大家鬧了一會，已是席散，僮相又過來請鄭洪鈞去行親迎禮，依舊磕了許多頭，這才告辭而去。大家相送自不必說。

看看天色將落，只聽鑼聲響亮，鼓樂喧天，喜轎已到。登堂之後，喜娘便各處磕頭請安道喜，又領著男家那些投帖扶輿一眾的家人們上來磕了頭，然後就往賬房裡請賞。領賞之後，又到兩位大賓而前請帖子催妝。大賓客應了一聲，就便即刻喊了吹鼓手奏起樂來。三道妝一齊催畢，又請了兩位全福太太進房，替新人香湯沐浴，梳妝上頭，加冠束帶。諸事已畢，又招呼在外面家神前點了香燭，又去請兩位大賓先往男家。及到大賓走了，他又招呼人夫轎馬掌齊燈火聽候發轎，這才進去。一會子又跑了出來，喊抬喜轎的人。喜班上聽喊，趕著跟了進去，將喜轎抬在房門口。喜娘遂請了趙弼進房，以備抱轎，又請了全福太太重新將喜轎照過，趙弼這才抱女兒坐進轎內，又叮囑了幾句，往之汝家，必敬必戒的話。喜娘便放了轎簾，忙著又跑了出去，招呼人升炮鳴鑼奏樂等事，諸事全畢。只聽得吹吹打打，喜轎抬出大門。趙老夫婦見一頂喜轎就把女兒抬到人家去了，也不免心中傷感，落下幾點淚來。欲知趙小姐此去鄭家，當晚新房如何鬧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